

被称为“廉州之幸”的不幸知府

从周朝开始，中国的老百姓就喜欢给当官的编顺口溜，历朝历代可以说是绵延不绝。

清康熙年间徐化民任廉州知府，当地流传有一首关于他的顺口溜：“廉州府，莫道苦，今有廉人徐父母。”

顺口溜只有三句，表达得这么“赤裸裸”，让人不禁有点怀疑是史官编的。

但这顺口溜在他任上就流传了，那时他到廉州担任“主要领导”才一年，文人和百姓就开始传唱（方期年，士庶歌之），又像是有人在拍他马屁。

但正因为到任才一年，就有人传唱，它又像是真的。“诗言志”，顺口溜这种民间的打油诗，表达爱憎好恶最为直接，可能是某个“鬼才”所作。因为表达了共同的心声，所以诵于悠悠众口。

徐化民是辽东人。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他通过“礼部考试”（会试），补缺担任廉州知府。

南明此时已经覆灭，但由明入清改朝换代的时间毕竟不长，清政府为防备盘踞台湾的“郑家军”，采取“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”的迁界禁海政策，处于边陲海防前线的廉州受战事影响，“疮痍未起”。

当时的廉州，属于南明负隅顽抗新朝的相争之地，几番易手，兵连祸结，只有数间茅屋，无圩无市。人烟稀少、民生凋敝的情形，不是一般的严重。

在一府之长的徐化民眼里，“百废待兴”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四字成语，而是嗷嗷待哺的饥谨百姓，野草繁茂的阡陌田园，千里无鸡鸣，白骨露于野，还有落草蜂起的盗贼。

“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”，这是后世的伟人语录，但徐化民当时显然也是这样想的。

他发动商家捐款，与“商会会长”张伟商量，在廉州城的废墟中搭建了许多草屋，发布告示，召集流民，免费把草屋提供给他们作为栖身之所，同时废除一切劳役。

一时间，廉州与内陆接壤的东边，从新圩、公馆、闸口通往廉州城厢的道路上，人们携家带口，络绎不绝，纷纷回到廉州落户。

（莅任之初，地方疮痍未起，城内外仅草屋数家，道路无圩市。

公商之总镇张伟相与捐金，多构茅廬，召集流亡居住，禁革一切力役。

东自新圩、公馆、闸口等处，以及郡城关厢来归者踵接。）

顺口溜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。

过去地方官被称作“父母官”，其实这并非通称，而是一个优秀的标杆。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民有所应，政有所呼，做民众盼望和满意的事情，才称得上是“父母官”。

徐化民被称为“廉人父母”，做不到像他这样的地方官，是不够格叫“父母官”的。

徐化民明显有先见之明。他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到任，搭建茅庐草舍收容流民时，朝廷边控还很严厉。到了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，随着“郑家军”被剿灭，边海禁令放宽，未雨绸缪将流民收容在籍的廉州府仅历时几个月，丢荒的土地就恢复了耕作。

以农为本，徐化民重农却不轻商。廉州是食盐产地，他向朝廷申请允许商人经营盐务，登民

生计有了出路。

徐化民最刻意经营的是教育。他设立义学，聘请教师，县试和府试严防作弊，保障了教育公平。

他还向广东负责教育的最高长官（学宪）申请增加廉州的录取名额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明显增多。人们认为这是他为当地人才发展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

（尤锐意鼓舞学校，设义学以养士，课试至公至明，力请学宪复进取额，由时入泮观场较昔有加，士论德之。）

一府之大，事务繁多，无德难以服众，无能难以安民。徐化民做官事无巨细，殚精竭虑。

《廉州府志》记录了他在纷繁乱局中办成的诸多大事：

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廉州连续数月大雨，城墙倒塌，他带人抢修复原。同年九月，他主持重建了府学的尊经阁。

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他把招纳流民当成中心工作，亲率州、县主官，“招抚劝垦，流亡渐复，田野渐辟”。

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正月，他与张伟一起，招安了夏云高等一百一十九名“反清复明”人士，安排耕地，化兵为农。同年十二月，欧昌盛等二百九十七名流民受招，他深入钦州，与知州董尔性联名发布告示，调剂土地，安排他们回原籍落户。

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他带头并发动部下捐款修建府学文庙。同年七月，他主持动工修复海角亭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三月，他拉开农业水利“大会战”，修复了合浦白龙城及钦州防城的各处防汛设施。

他还修筑炮台营垒，修造战船，防范海寇；落实保甲制度，维持社会治安，着力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保障。

徐化民最为后人所称道的，就是修编了《廉州府志》。

志书是“正确打开一个地方”的钥匙。俗话说“走马上任，下马观志”，这几乎是地方为官的“规定动作”，从志书中可以观风俗，察地情，知人心所思所盼和习俗禁忌，实现与民众“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。

徐化民到任“粤东极边”的廉州府时，曾三年未能找到一本志书，这让他尤为郁闷。

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康熙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，颁布圣旨，要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。这道圣旨急如星火，督促各府、州、县长官尽快完成各自的地方分卷。

徐化民借这股东风，出重金征购旧志书以作参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钦州一个山中旧窑，一本已是断简残篇的廉州旧志书被人找到了。

他召集一批秀才，认真遴选抄写，缺漏的地方补上，冗杂的内容删节，不完整的章节接续，翌年终于大功告成。

康熙版的《廉州府志》成为最完整的廉州地情文献。

“郡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 国不可无史，则郡亦不可无志。”徐化民主持编纂的《廉州府志》，得到后人盛赞：“于兵燹之余，文献赖以不堕者，公之力也。”

徐化民的人品也不是一般的好。他生活清廉朴素，经常接济贫苦，身为廉州的老大，却从来不强买别人的东西。

他对下属宽严相济，办案主张宽大为怀，不仅手下对他敬服，商家百姓也十分爱戴他。

（至于禀性廉朴，赈施贫窶，平买什物。御下宽严相济，听讼惟尚宽和，属员怀畏，商民悦服。）

廉州有幸遇上这样的好官，徐化民自己却“运交华盖”，倒霉透顶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吴三桂开启“三藩之乱”。

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，叛将祖大寿的儿子、高州总兵祖泽清叛清，廉州地区不少文武官员接受“伪职”。同年八月，吴三桂部下攻陷廉州，同知田钟雨、合浦知县金世爵等战死，知府徐化民“被执而去”。

廉州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，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祖泽清再次向清朝廷“投诚”，而在廉州做了诸多好事的徐知府一直下落不明。

在徐化民修史之后四十九年，一位叫徐成栋的廉州知府对《廉州府志》重新做了修订。给徐成栋版府志作序的大臣王朝恩感叹：“前后四十九年典修同一姓氏，廉则何幸！”

今日人们披阅徐化民主持编纂的府志时，不知道会不会想起这位带来“廉州之幸”的不幸知府。

